

《互利:经济的逻辑》:表明中国经济学界正走向成熟

经济的逻辑不是利益最大化的自利假设,而是互利。
政府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服务经济与实物经济保持平衡,而不是在货币供应量上做无用功课。

◎ 叶雷

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经济学的危机;每一次经济学的重生,都是经济重生。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之所以会忽略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系统风险,看似偶然,但根源何在?确实是值得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甚至说:“过去30年的宏观经济学,说得好听简直是无用之物,说得不好听是害人之物。”经济学的结论之所以会出问题,可能不只是方法出了问题,极有可能是基本假设出了问题。

围绕这一问题,经济学博士陶永谊结合自己的研究和实践,在《互利:经济的逻辑》一书中,对西方经济学那些曾经坚信不疑的

理论信条,进行了一次重新的梳理和审视,对“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同时失灵的现实,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意见:经济的逻辑不是利益最大化的自利假设,而是互利。

在《互利:经济的逻辑》的开篇,陶永谊就直陈西方主流经济学将经济活动的二元决策、测量结构简化成了个体本位的一元结构,存在方法论谬误,因为经济活动的两个主体不仅权利对等,而且存在着策略的互动,因此,“每一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这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名句,判断是有问题的。接着他指出,在二元交

换单位中,只有同时满足对方利益的自利行为,才会被商品经济所承认,因此,交换的动机,既不是单纯的自利,也不是利他,而是互利。

以经济的逻辑是互利,陶永谊对“市场交换”、“经济效用”、“社会生产”、“供求法则”、“经济理性”、“市场均衡”、“经济增长”、“国际贸易”等流行经济学的若干重要问题展开论述,提出了独特的见解。陶永谊对主流经济理论进行了恰当的根本性批评,无论这种批判本身能否真正站得住脚跟,但他都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会促使我们认真地思考类似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互利:经济的逻辑》一书的出版,确实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它象征着中国经济学界分析和思考能力的提高,象征着中国经济学界正在走向成熟。

对当下的全球通胀问题,对政府部门对货币政策的偏爱,陶永谊在《互利:经济的逻辑》中说:“凡事都要适量,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现实中的每个人都迫切希望钱越多越好,国家如果也崇尚“钱越多越好”,问题就出来了。如果经济体中的技术创新不存在,或者滞后,货币供给的增加,只能引起名义价格和名义工资的同步提高,并不能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服务经济与实物经济保持平衡,而不是在货币供应

量上做无用功课。

在书中,陶永谊还举了法国、奥地利、德国、波兰、苏联等历史上的真实案例,以及民国时期中国的实际情况,说明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最后结果都没有逃脱“再次陷入衰退”的宿命。最近,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争相实行货币贬值的做法,特别是“凯恩斯死结”的结果——主权债务危机,也愈演愈烈,就都是危险的信号。

经济体对政府救助旧的路径依赖,该结束了。新的路径在哪里?我们期待经济学的重生。经济学要实现重生,不对流行的经济学理论进行全面的清理,经济学本身的道路依赖就难以改变。

柴米油盐间体察历史风云

◎ 陈增爵

《那些伤过痛过的往事》这本书,通过极具个人私密性的家书,袒露历史的原生态。那些文字绝大部分出自女性笔下,它琐碎、委婉,日常生活的甘苦被编织在忧伤的思念里。思绪,萦回在战乱、治理交替之际的颠沛岁月中,那是一份阴柔的酸楚,然而坚韧。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这本书的副题是“1946—1956中国最后一个秀才家庭的千封家书”。这半个多世纪前的书信留存至今,无疑具有民间史料的档案价值。家书往来者是丈夫鲁望岩与妻子周仲筠。12岁考出秀才的鲁望岩,是中国科举制末年的晚清时代文人,后又相继在清华、北大求学,毕业后在北大任教英语。才华出众的他因此获得北大女学生周仲筠的爱慕。这对师生婚恋的许可者,最终倒是周仲筠的母亲钟镜芙。

钟镜芙出自书香门第,却是投身辛亥革命的女军人,她曾被黄兴任命主持安排武昌起义烈士遗孤子弟学校“忠斋院”的工作。因母亲钟镜芙这位具有传奇经历巾帼女子的言传身教,周仲筠参加了“五四运动”,亲历了从晚清到民国初年,袁世凯称帝和北洋军阀时期的历史风云。

独自带着五个子女在江西的周仲筠,给只身在上海的鲁望岩

写信,其文字似乎在求助无门的焦躁中备受煎熬,情感的诉求往往缠绕着家常琐事的枝枝蔓蔓。夫妇长达十年分离期间,妻子对丈夫的思念,蕴含在数落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的絮絮叨叨中:有为抚养子女,被迫放弃教职、操劳家事的无奈;有面对处于青春期叛逆期的女儿,不听管教的烦恼;有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物价飞涨,家用入不敷出的辛酸;有因丈夫移情别恋、夫妇感情面临破裂的忧怨;有共和国成立后成为人民教师,业务能力获得社会肯定的欣喜……家书的书写者,还有子女。不论正值青年年华,抑或懵懂初识世事,他们都用各具个性,甚至杂有错别字的语句,向父亲讲述着自身十年间的敏锐感受——那是从旧社会的腐朽没落到新时代的欣欣向荣。

品味着这篇幅长短不一的一封家书,国民党政权为何土崩瓦解、共产党为何获得人民群众拥护的原因,一目了然。封家书,同样不加掩饰地记录了新中国建立后,土改、肃反、抗美援朝、思想改造运动、农业合作化、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反胡风等历次运动,如何强烈影响着鲁望岩与周仲筠全家成员,以及引发他们当年的种种情感激荡。

成年后的我们,每每使用这样的语言:我小时候……我们潜意识里,都觉得童年的生活在充满趣味的。但我们和时间一起长大的,人生就像一条河流。孩童时,我们的脚步比水都跑得快,成年后,我们静静看着它流过,就该思索我们如何调整自己的脚步。是该闲庭信步还是一路奔流?两位作者给出了这样的解答,或许,你可以倾听一下“童年的声音”,可以通过阅读倾听,可以放松心态来倾听,如孩童般清澈、简单却执着。

我是一只远飞的鸟,在人声和欲望的天空里飞远。只有它,只有孩子的声音,如温暖的精灵,将我的心融化成一朵粉红的花。它让我歇息,也让我停留。我不知道它会不会丢失,是不是他们都如我一样,热爱孩子的声音。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安静的文图,解答了青年人的一些困惑:一段段短小的文字,精炼阅读,不会给大家带来负担,美图和文字的互相契合,给读者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力。如果你也能和他们一样,注重心灵和童年的力量,就能找到蕴含生命的微光。

在读

译文出版社新近推出的茱帕·拉希里的小说集《不适之地》共分两部,第一部是五个短篇,分别是《不合适》、《地狱-天堂》、《权宜之选》、《纯属好意》和《别管闲事》,而第二部则是完整的一部短篇小说《海玛和卡西克》。书不厚,文字也不艰深晦涩,读起来很轻松,但读进去之后,便会发现其中意蕴非常细腻,幽微之处别有风致,不知不觉间,自然就会放慢品读的速度。

读下来,便会很轻松地发现茱帕·拉希里的写作面很狭窄,整本书的所有短篇的共同点——笔下的人物总是孟加拉移民,总是高学历知识分子,故事发生地也总是波士顿、纽约等美国大城市。但是那些亚裔才有的缜密、细腻、缠绵的心绪,回味无穷的意境,足以让人爱不释手。

倘若只仅仅看见了孟加拉第二代移民这点,那便会忽视茱帕·拉希里的小说里更为深远的东西,在这些同样的背景之中,茱帕·拉希里所展现的作为最基本的人的最本质特性:等到失去才知道珍惜。

如《不合适》中,露玛在母亲去世之后,才渐渐与父亲达成了沟

写移民,也写你我

——读茱帕·拉希里小说集《不合适》

◎ 骆秋声

通;《地狱-天堂》中,亚潘娜在差一点自杀之后,才悟到爱情的地狱与天堂;《权宜之选》里,阿米特告诉了妻子自己少年时代暗恋情结的怨怒时,才重新释放被禁锢的对暗恋者的眷恋;而在《纯属好意》中,苏姐在弟弟酗酒原形毕露之后,才发现婚姻中的欺瞒让她的家庭面临破裂;《别管闲事》则是保罗看到法劳克与迪尔德丽在一起,才发现原来他真的“多管闲事”,等等。

至于第二部《海玛和卡西克》,茱帕则从海玛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暗恋写到年近中年两人在罗马无意之中的邂逅,在此,茱帕·拉希里轻松地用与人倾诉的口吻驾驭了一个缠绵悱恻的动人爱情故事,带着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方美,描绘海玛和卡西克从小熟识,却从未相恋,仅仅是海玛少不更事的暗恋,但当两个注定彼此吸引的人在重逢之时,很自然地进发

出炽烈的爱情火花,茱帕写得流畅自然,而男女主角一旦重逢相爱,虽深深眷恋彼此,终因世事俗务而无法相守,直至卡西克的死亡让这段凄美的爱情画上了句点。

一般来说,短篇小说是难得写得细腻,绝大多数短篇小说都以发人深省和引人深思为主旨,茱帕·拉希里在这本短篇小说集里,却以一种东方亚裔传统美的幽雅姿态,宛如涓涓细流一般的清澈,或似袅袅藤蔓一般舒媚,在美国那样移民憧憧的土地里慢慢伸展,伸展着源于东方却开始扎根美国的文化枝蔓,不管是保持传统还是发展新系,她都能让这枝蔓展现出刚柔相兼的美丽。虽然不是每篇都有一个温馨甜蜜的结局,却文辞清丽,情意绵绵,这种温情脉脉地娓娓道来,让人口角噙香,正好适合喧嚣的时代慢读悦读。

《舒适年代》(法)琼恩·德尚著,重庆出版社出版。现代舒适生活的发明首先在王室成员中出现,随后影响到巴黎的城市居民。它迅速在那个时代发展起来,就好像被施了魔法一样……



《女人的气场》(美)洛伊丝·P·弗兰克尔著,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本书提供了一些成功女性们广泛使用的战略,凭借着这些战略,这些女性实现了个人目标以及职业目标。

关注